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五十一回 立規模以古為型 閒談論如神暗助

話說申李二人同至馬氏塾中，不多一時，有黃心齋兄弟並馬樂孝許順俱來拜師。馬元龍道：「這四個學生。叫黃誠齋與小兒受業於李兄台。」說畢，向李金華深深一揖道：「這得兄台多多費心了。」又向申孝思指著黃心齋許順道：「他二人受業於申老兄台。」說著，又深深一揖，道：「申老兄台，亦不得辭其勞了。」申李二人同道：「你我兄弟，無庸周旋。這幾個孩子交於我們兄弟就是了。」李金華又笑道：「這位兄台，到家囑咐諸位尊嫂，休要溺愛孩子，叫我們教書的作難。」正見李先生之嚴，非徒打趣諸東也。馬元龍亦笑道：「先生說的在。我們不定主開主不開。」說畢大家同笑。黃興道：「在一處拜師罷。省的申先生再往吾那邊跑。」又敘出一塾。馬元龍道：「申兄台以為何如？尊塾設在吾們妹丈院中，暫且在此拜了罷？」申孝思道：「可已可已！」說著，人已齊備。申李二人先拜過聖牌，祭引先河，不敢忘本。馬元龍等亦拜過。然後，四個學生依次行禮。命黃心齋許順拜過申孝思，黃興許慶亦要與申孝思行禮。彼此交拜一回，方令黃誠齋馬樂孝拜李金華。馬元龍黃興又與李金華交拜一回，方各就坐。四個學生在門旁侍立。馬元龍道：「黃心齋念了幾年書。雖然念了幾部，大約也就忘了。」申孝思道：「念的那幾部書？」黃心齋躬身道：「詩書易禮。四子書小字也念完了。」申孝思道：「先前從那裡先生？」馬元龍欠身道：「弟領略他幾年這幾部書，卻是講過。不過苟且塞責，還求兄台大大費心。」申孝思道：「許學生初次上學罷？」許慶忙道：「是。」馬元龍指著馬樂孝道：「這個孩子心裡卻不糊塗。外面太呆，雖然認字不少，一本書也沒念過。黃誠齋雖然念了二年，只因吾們那位續妹子過於溺愛，加著先生又怕惹氣，這便差了。所以與沒念過的一樣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他不是從兄台麼？」馬元龍道：「咳，吾們續妹子，說為弟性情過暴，這便不是。遂在外請了一位先生來，卻是個隨風倒。」奉承內東誤人不淺。李金華道：「如今教書的大半若此。說破教書的通病。這幾句話，沒甚要緊。」黃興倒甚磨不開，便變色道：「總是為弟不常在家，所以如此。」雖是實話，究屬遁詞。

馬元龍笑道：「這也是誠然。」

說話之間，酒已齊備。彼此謙讓一回。申孝思遂坐了首座，李金華陪之，馬元龍、黃興、許慶依次落座。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。馬元龍道：「今日入學，禮宜恭敬，但咱們兄弟久未暢飲，可想一酒令，大家歡喜一場。高師賢弟，萃合一堂，將見聖教復興，古風再詠。吾先為善莊暢飲三大杯。也算與二位老夫子接風。」申孝思道：「馬兄台既說至此，便當從命。但不知作何酒令，還得賜教。」馬元龍道：「大家公議才是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不可故意難人，總要撿個通行的，方是正理。」黃興道：「是這樣說。若是說詩談詞，不但沒我的事，連許老大也攔起來了。」申孝思道：「馬兄台議幾個令大家商酌。」馬元龍作想道：「猜拳太粗俗，傳花有私弊，不若每人想一令，寫出來，捻成鬮兒，抓著何令，便不許推辭。」申李二人俱道：「如此甚妙。說畢，遂如法辦理。」馬元龍道：「這還不公。到底從何而起呢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也照樣行事罷。」馬元龍會意，便將五人之姓寫了五條，也捻成鬮兒，請首座先抓一條。申孝思遂抓了一鬮，看時卻是寫著笑話二字，全部金鍾傳，無非孝話。下贅小字，如聽者不笑，罰說者三杯。」聽者不孝，竟罰說者，冤極。慎勿聞之不孝，致令說者受罰也可。

馬元龍又請申孝思抓那姓條。申孝思抓出一看，卻是個李字。眾人遂向李金華道：「請兄台先說罷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說甚麼呢？」眾人同道：「笑話呢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若是論孝，總得以孝經為主。」馬元龍道：「李兄台又要鬥趣。撿著可笑的說個罷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若說可笑的，便容易了。這年在大街上，見一人前行，後有幾人指他道：『這個人不孝順哩。』那人回頭怒道：『你們說誰不孝順？』眾人見他不依，便說道：『不是說的你，你才孝順哩。』那人答道：『我說呢，我說呢，我從來沒有得罪過小子他娘？』」以事妻為孝，誰雲孝者之少哉。事妻者既多，無怪乎事親者之少也。說著，眾人同笑，齊聲叫好。好一個孝順小子。眾人遂同飲三杯。

李金華又抓一姓條，卻是個許字。許慶便說道：「那一年，我聽得一條事，甚覺可惱。說有一個教書先生，學規甚嚴，鬧的直沒人敢請。竟有一處聞他聲名，特來請他。他卻是最好說話，遂拿著界尺，跟著步行而去。非自輕也，實教之急耳。走至半路在一村頭，看見一個少婦人打一老嫗，觀者無人答言。這先生遂問道：『他打的是他甚麼人？』旁觀者答道：『是他婆母。』這先生聞言，扭住那少婦的頭髮，打了一個不了。打著遂說道：『你還這麼不孝麼，你還這麼不孝麼？』忤逆之流，人人得而誅之。說到這裡，並無人笑。遂又說道：『那少婦人，何曾經過這樣利害，便怒聲道：『吾們當家的不管我，你管我作甚麼？』這先生道：『我是恨你不孝。你若孝了，我待管你作甚呢？』』眾人同道：「這個孝字，不是那個笑字。」其談笑而道之，正其涕泣而勸之也。許慶道：「甚麼不是的，我不喝酒就好。」眾人被這句話卻嘔笑了。遂各飲三杯酒。惟申孝思不笑。

眾人喝完，申孝思道：「眾位兄台，喝幾杯酒沒甚要緊，全成了些婦人排場了。」馬元龍沉吟道：「許老大可惡，怎麼將你這些叔叔伯伯們全看成些婦人？該打該打！」申孝思道：「剛受了先生的氣，又要找後帳麼。」隨口生嘲，妙妙。說著，不覺同笑。黃興道：「不用帳不帳的，總得罰許老大三杯酒。」許慶不敢推辭，喝了三杯。亦抓了個姓條，依次說了些笑話。天已不早，大家用過飯。馬元龍道：「今日拜過師，明日上學了。生生也該嚴嚴立個學規。」申孝思道：「這卻不必再立。那論語上弟子入則孝一章，便是六條甚好學規。第七回李金華以此章開聖教，使大眾有所歸心。此回申孝思又以此章立規模俾及門知所遵守，二公救世之心，不謀而合。如有違者，按其輕重，或責或罰，決不寬貸。」馬元龍道：「不錯不錯。那本為後之教弟子者立的一篇學規。創論師古，萬世猶新。無奈後人置而不論。」捨此六條，另立新規，將師之垂教者何先，弟子所學者何急，盡置而不論，誤人子弟，病根於此。說著，大家又說些閒話，申李二人便告辭回觀音堂。

到了廟中，見陶同與杜雨亭、謝子蓮正然喝酒，尚未吃飯。陶同等忙起身道：「二位兄台，怎麼早早的就散了？我們還喝的高興哩！」杜雨亭道：「馬兄台也過於多禮，我說今日入學，不便過去打攪，又送過菜來，鬧的陶兄台也在此寂寞起來。」陶同道：「這卻不然。若不如此，焉得聽這些心法。」借酒談心，指心說法，清涼境界，如在目前。李金華道：「你們兄台們，卻是談起學問來了。吾們竟是放肆了一回。」暢論孝道與靜談心法同。杜雨亭道：「我們未曾陪你們二位，你們二位再陪我們喝幾杯罷。」申、李二人俱稱已醉，陶同也不相強，又陪著杜、謝二人喝了幾杯，也用過了飯。

馬元龍、黃興前來，彼此落座，說了一回話。黃興欠身道：「二位老夫子多多費心罷。弟明日起身赴天津，辦點隨時貨物，到山東走走。德州還有辦下的貨，即隨便帶回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在德州辦的甚麼貨？」黃興道：「那城東有一抬頭寺，弟與寺中和尚甚屬知交。去年托他辦幾千銀的涼帽，如今也就買齊了。弟到天津住兩天，到德州也就四月半頭。回來總得四月底、五月初頭的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明天幾時起身？吾們好過去送送。」黃興道：「豈敢豈敢！不過五更天也就走了。眾位千萬不可勞動，就此失陪罷。弟還得到家收拾收拾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即在這裡餞行罷。」黃興拱手道：「心領了，心領了！」說著，遂告辭而去。到了家中檢點行李，到了四更多天，便催車直赴天津。

一日到了天津，買齊貨物，尚未僱船。黃興到了街上，尋了個剃頭鋪去剃頭。鋪中有幾個閒談。這一人道：「馮助善也不知那向去了。他也過於多心，那田家丫頭不按正行，與他何干？」那一人道：「這是麼話！現在是他老子的人，莫非不算他娘麼？」這一人道：「他老子為人不錯，怎麼聚了這麼個女人？」那一人道：「雖然不錯，他那青年的時候。曾私通鄰家一寡婦，這就是那點報應。況且他前妻死了，也有了兒子。他那麼大年紀又聚花朵兒似的，這麼個閨女豈不是自取其禍！可惜馮助善少年老成，不該遭這家變，陪著他那個死老子丟這樣人。」這一人道：「他老子這算報應。正是淫人弱寡，人必淫其妻女。既然遭這宗報，怎麼該有這麼個好兒？」那一人道：「他雖有這點罪，從小最是孝順。孝順還生孝順兒信然。他老子也極有德行的。」姦淫一節折盡三世

之福，雖有德行，亦不必言矣。這一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善惡報應是一毫也不能差了。」黃興聽了不覺問道：「說者無心，聽者有意。這馮助善是個作甚麼的？」那人答道：「也念過書，也學過買賣。無論在那鋪裡，總是常不了。這買賣行中，原是得道就使，窺伺言。技同穿窬。他動不動就講良心，所以不常。」非不常也，正因人之不常而自保其常耳。黃興自思道：「我這大年紀若得這麼個人，替我分分心才好。無論多少本錢，托付他先放心，又損不了陰德。」不時頭已剃完，遂僱船直向山東而去。

這日到了德州，將所帶的貨物盡行發出，兌了銀兩，即僱車赴抬頭寺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聖賢之教人也。先實行而後文字，故孔門以入孝出弟六大端，立萬世教弟子之模，蓋為有教化，而後有人心風俗耳，後世習而不察，寢先此旨，徒講文字，不務實行，此人心之所由不古，風俗之所由日壞也。宗之者宋有朱子，元有魯齋。首以小學教人，先實行而後文字，獨得聖教之真傳，所以血食千秋，皆得配享於聖廟焉。不謂降至於今，竟有不失其旨者，又有元德印堂之兩人。異日姓氏傳聞，閭里增輝，其馨香之報應，必斷斷不爽矣。夫報應亦何嘗或爽哉。觀於馮氏之已事，議之者盡旁白於無心之過客，從知淫有淫報，猶之善有善報也。然既得淫報，竟生賢子，又有令人不解者，及竊聽之，知其祖父之培植使然。乃豁然無復疑義矣。馮助善獨講良心，誠可托之人也，黃興賞識於未得相識之先，殆亦有心之人哉。

理注：

言申李二人，同至馬氏塾中，不多時，四個學生同來拜師。申孝思入黃宅，李印堂入馬宅。原是精入心竅氣入脾藏。杜雨亭仍在觀音堂內，是各得其所，至此以後，外不入，內不搖，三家共一體。各得養道之所矣。惟有黃興外出，從天津，至德州，至天津。聞助善到德水，得助善將平生事業，付於助善矣。

偈雲：

三寶各得所，教訓心誠哉。